

陈云的故事

《陈云的故事》撰稿组



四川人民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充分运用对陈元同志本人、陈云同志亲属、陈云同志重要经历和重大决策的见证人以及身边工作人员等的采访内容，结合相关照片、档案文献资料，通过这些亲历者和见证人的回忆，讲述陈云同志鲜为人知的故事，展现一代伟人崇高的精神风范和独特的人格魅力。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云的故事/《陈云的故事》撰稿组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220-09659-4

I. ①陈… II. ①陈… III. ①陈云 (1905~1995) —生平事迹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3876 号

CHENYUN DE GUSHI

陈云的故事

《陈云的故事》撰稿组 著

责任编辑	江 风 叶 驰
封面设计	解建华
内文设计	戴雨虹
责任校对	蓝 海
责任印制	王 俊 许 茜
出版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 2 号)
网 址	http://www.scpph.com
E-mail	scrmchs@sina.com
新浪微博	@四川人民出版社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 86259624 86259453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624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6mm×208mm
印 张	8.75
字 数	182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220-09659-4
定 价	29.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 86259453

目 录

走出青浦	001
特科风云	020
特殊使命	036
中组部长	053
东北争锋	069
红色掌柜	082
青浦调研	100
逆境风骨	112
评弹人生	129
转折年代	144
战友情深	160
有错必纠	179
从严治党	194
共创伟业	213
淳朴家风	227
人民公仆	243
晚年情怀	263
后 记	275

目 录

走出青浦	001
特科风云	020
特殊使命	036
中组部长	053
东北争锋	069
红色掌柜	082
青浦调研	100
逆境风骨	112
评弹人生	129
转折年代	144
战友情深	160
有错必纠	179
从严治党	194
共创伟业	213
淳朴家风	227
人民公仆	243
晚年情怀	263
后 记	275



走出青浦

1993年5月25日，上海虹桥迎宾馆景色怡人，但是住在这里的一位88岁老人却无心欣赏。他早早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兴奋地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客人。这位老人，就是陈云。

时任陈云秘书的陈群回忆说：“首长在前一天晚上就已经很高兴了，他说家乡的同志要来了，我要和他们见见面。”

陈云等待的，正是来自家乡青浦练塘的党政负责人。自从1961年最后一次回乡调研，他已经32年没有踏上故乡的土地了。

时任中共上海青浦区练塘党委书记的吕健康就是这一次见到了陈云，他回忆当时的情景：

进去我们就看到首长已经很高兴地坐在沙发上了，他的左边留了一个沙发，就叫我坐在他的旁边。我觉得呢，这次接见的第一感觉，就是他很亲切热情。第二就是他很关注我们家乡所发生的变化，而且对我们的工作也提出了好多的意见。

陈云热切地询问：“现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高不高？交通情况怎么样？自来水和马桶的问题解决了没有？”他说：“一定要讲实话、办实事，扎扎实实地把每一项工作做好。”

家乡人告诉陈云，父老乡亲都盼望他能再回故乡看一看。陈云又何尝不想呢？多年以来，故乡故园都萦绕在他的心头。但是这位出生于江南水乡的农家子弟，此时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再去坐一坐温馨的小船，走一走熟悉的竹径了。

**“我出生在上海，从小失去父母，
是舅父把我养大的”**

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一条名为“市河”、俗称“三里塘”的小河穿镇而过，河面时有扁舟荡过，孔孔石桥连接两岸，一派江南水乡独有的温婉与恬静。这里就是陈云的家乡。

对于家乡，陈云的感情是炙热的；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将小小的青浦练塘写进了整部党史。不过，陈云的童年并不美好。

陈云的父亲陈梅堂，母亲廖顺妹，还有一位大他8岁的姐姐陈星。与那个时代的许多家庭一样，陈云的父母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只能借住在陈徐祠堂里，靠给人打工帮佣度日。1905年，陈云即将诞生的时候，族人认为生孩子“玷辱”祖宗，于是不再允许他们在祠堂居住。几经周折，陈梅堂最终在开米行的闵家租到两间简陋的小屋。6月13日，陈云就在这间小屋中降生了，小名阿金。



陈云故居

遗憾的是，幼子出生的喜悦未能持续太久。陈云出生不久，母亲就瘫痪在床，两岁时父亲因病溘然长逝，4岁时母亲也过世了。陈云和姐姐成了孤儿，只得靠外婆抚养。谁知两年后，外婆也一病不起。临终前，她叮嘱陈云的舅父廖文光，一定要把陈云姐弟抚养好。从4岁到14岁，是舅父母为陈云撑起了一片亲情的天空。6岁那年，廖文光将陈云立嗣为子，改名廖陈云。但陈云仍喊廖文光为舅父。

廖家家境贫苦，拮据度日。尽管如此，廖文光夫妇依然尽其所有抚养陈云姐弟。他们原来经营裁缝铺，后来因为生意清

淡，改开小夜酒店，主要是晚上卖点心和小菜，供做生意和听评弹的人宵夜。陈云乖巧懂事，自幼就在店里帮工，做些劈柴、洗菜、淘米之类的杂活。

幼年孤苦的经历，养成了陈云内向、沉静、早熟的性格，但他还是一位聪颖少年，是读书的好材料。1913年，舅父母把他送进上塘街的私塾接受启蒙教育。一年后，陈云进入练塘镇貽善小学读三年级。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每门功课都很优秀。

陈云有出息，是舅父母在贫苦中的一丝欣慰。然而，陈云快乐的学习时光未能持续很久。

建成于2000年的上海陈云纪念馆也坐落于市河边，馆长徐建平介绍了当年的情况：

当时，因为陈云的舅舅没有孩子，所以他就把希望寄托在陈云身上了，花了家里的一些积蓄给陈云去念书，读了一年私塾，后来又读了两年小学。但当舅舅自己有了一个儿子后，就没有更多的钱去供陈云继续读书，所以陈云只有回到家里面帮着带他的表弟，要抱小孩，还要做家务，没办法再继续上学，他很渴望上学。

后来在一位亲戚的资助下，陈云进入青浦县立乙种商业学校读书，但一个月后，因为没钱再次辍学。然而，短短一个月，异常刻苦的陈云基本掌握了珠算，还初步学会了写账，这成为他受益终身的技能。

对于舅父母的养育之恩，陈云始终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并尽可能去报答。到上海工作后，陈云拿到第一份薪金，就带舅父母到杭州去玩了一次。他克勤克俭，把几乎全部工资寄给家里。对于这个脆弱的家庭来说，似乎最困难的时光已经过去，随着陈云的成长，作为长子的他必将承担起照顾家庭的重任，舅父母也深深地信任着陈云。

但是，当陈云投身革命后，这一最初的愿望变得遥不可及。

1927年，白色恐怖笼罩上海，陈云被迫离职，回到家乡领导农民运动。舅父很为他担心，一再劝他：“生意没了可以再找一个，找到了生意后给你成一个家吧。”听了舅父这一番话，陈云心中如针刺一般。辗转反侧多日，最终还是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家乡，继续革命的征程。

陈云曾说，尽管他时刻未忘报答舅父母，但确实没有尽到长子的责任。离开家乡后，为了避免连累家人，他6年没有与家里通信，甚至1937年舅父过世时，陈云也不在身边。这些往事，每每触痛陈云的心弦。

徐建平说：“他的舅舅1939年去世，当时陈云在延安，他知道他舅舅去世的消息后也很悲痛。他说我是舅舅、舅妈带大的，所以他就托了当时在国统区的周恩来把在新疆时候省下来的两百块钱津贴寄到了上海，给他的舅舅来做丧葬费。”

子欲养而亲不待，其中的心路历程，如陈云后来说：

这点我们当年都计算了的，如果是只顾一个人的家庭子弟，就无法努力于改造整个社会，我们就这样决定了弃家奔走。

“舜禹南巡，崩不返葬。禹非不尊敬舜也，启非不孝于其父也。”正是少年时期的磨难、舅父母的艰辛求生，使陈云很早就认识到：“不推翻现在社会制度，个人及家庭问题没有出路，只有到了革命成功时每个人可以劳动而得食时，人人家庭都可解放，我的家庭也就解放了。”他把报答舅父母养育之恩的情感与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结合起来，投身于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从而使“小我”的恩情报答升华为“大爱”。

陈云兑现了他的诺言，倥偬戎马二十载，革命胜利，全国千百万家庭也迎来了希望。新中国成立后，陈云把舅母接到了北京。

徐建平馆长介绍：“后来他把舅妈接到了北京，给她养老送终，对他舅妈的感情也是很好。他不仅是个革命家，也是个孝子，对舅舅、舅妈的养育之恩他感觉到是要报答。”

“我出生在上海，从小失去父母，是舅父把我养大的”，更是陈云晚年常说的一句话。

“没有您先生，就没有我今天”

说起乡愁，陈云最为惦念的家乡故人，除了亲人，还有恩师。时间回到1917年，从青浦县立乙种商业学校辍学的陈云，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机。酒店的常客中，有一位名叫杜枢的文化人，时任练塘镇公立颜安小学校长，他对年幼瘦弱、却聪敏好学的陈云很是欣赏，便保荐陈云免费入颜安小学高小部读书。

在颜安小学，陈云遇到一位令其感恩终身的老师——张行恭。

张行恭，字子谦，松江人，当时任班主任。他为人热情，思想进步，文学造诣很深，深受学生们的爱戴。

张行恭老师的外孙张禧回忆自己的外祖父：



张行恭

在颜安小学里面，他上课的时候呢，除了教书育人以外，还会大量灌输当时一些新文化的思想。比如说像康梁的，孙中山的，等等。这些思想感染了他当时所带的这一班的学生。

这个班的学生中，就有陈云。

1919年陈云高小毕业前夕，适逢“五四”运动爆发，颜安小学的师生们也很快行动了起来。1939年延安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陈云应《中国青年》杂志之约撰写文章，描述了当年的情境：

“五四”的时候我才15岁，是一个高等小学三年级的学生。

那个学校是在上海附近的乡间，很快就受到五四的影响。我们由一个姓张的教员领导着罢课之后，还进行了宣传和演剧。我还记得我们演的剧叫做《叶名琛》，我也扮了一个角色。有一次在茶馆里讲演，我演讲的时候手足似乎蛮有劲，把脚一顿，

桌子上的茶壶都给碰翻了。

陈云所说的“姓张的教员”就是张行恭。如今，练塘古镇那蜿蜒的青石路仍然娓娓诉说着当年的启蒙故事。

尽管在高小的收获很多，但是这年夏天，陈云再次因贫困失学了。他回忆道：

我是在练塘的高等小学毕业，毕业后当然无力升学，眼看着有钱的同学一个个到外县和上海升学，我只能在家帮助抱小孩，做些小饭店的杂务。

后来，陈云曾在莫斯科获副教授职称，但每逢填写各种登记表，“文化程度”一栏里，陈云总是工整地写上“小学”二字。他曾意味深长地说：“我永远是小学生！”

1919年秋，张行恭作为班主任到毕业生家中走访，却发现“独其最优秀的廖陈云同学，株守在家”，不禁大感可惜。

张禧回忆：“我的外祖父，非常地喜欢陈云，就觉得这么一个学生，这么样就浪费掉了很可惜。我外祖父就跟他的舅父说，我自己经济也很困难，也没有这个力量去资助陈云上学，那么我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我一个弟弟叫张子宏，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他现在已经进商务印书馆十年，当了文具仪器柜主任，那么我想，我只有托到他，看看他是不是能够帮忙。于是回来以后，就写了一封信，寄到了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也就是他弟弟那里。”

事如人愿，一个月后接到回信，让陈云立刻动身前去应聘。在1919年12月8日清冷的晨光中，陈云乘一叶小舟离开了当时属于江苏省青浦县的练塘小镇，跟随张行恭来到了远东第一都市——上海。他跨进位于今河南中路的商务印书馆总发行所的大门，在这里实现了脱胎换骨的成长，成为了一名坚定的中国共产党员，开拓了一片全新的人生境界。对于恩师的感情，由此变得更加强烈。但是由于突如其来的变故，这对师生的联系中断了。

张禧说：“到了1927年到1928年的时候，我们的地下党暴露了，陈云就事先离开了，所以国民党没有抓住他。他离开上海以后，我的外祖父跟他就失去了联系，只知道陈云失踪了。”

国难日紧，抗战爆发。1944年，张行恭逃难到了重庆，却意外收获了陈云的消息。

当时的心情，张行恭曾这样向张禧描述：

我走到马路上面，看到一个报摊，在卖个杂志。杂志上面写商务印书馆出了两个财政部长，一个财政部长是总经理王云五，一个财政部长是延安的中共苏区的财政部长，叫廖陈云。我一看这个标题，喜出望外，马上把这个杂志买了下来。买下来一看里面的内容，讲得蛮清楚的，廖陈云当了苏区的财政部长。我心里很高兴，失去联系已经一二十年，廖陈云还在，原来参加革命去了，到了延安了。

17 年未见，在张行恭的心目中，浮现出的也许还是当年那个谦恭、好学的聪颖少年。然而，此时的陈云已经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早已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

1948 年 11 月初，陈云担任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时，托商务印书馆沈阳分馆的同志向上海总馆转致对张行恭、张子宏两位先生的问候。张行恭得知后，马上给他去信，事后陈云给老师回了一封充满感激之情的信：“我衷心感谢先生您和子宏先生，因为你们帮我离开练塘，进入商务，在那里使我有可能走向革命的方向。”

1951 年 12 月初，陈云因公到上海，他邀请张行恭、张子宏、张子孚三兄弟到他的住处畅叙别情。后来，陈云多次到上海，只要有空，他总要到四川北路张行恭住所看望。一次，陈云打破了“不吃请，也不请吃”的惯例，专门邀请张行恭和张行恭的大女婿、土木工程专家张佐周等人到兴国路招待所一起吃饭。席间，陈云拉着张老师的手，深情地说：“没有您先生，就没有我今天。”

这份师生之情，既是深厚的，也是纯洁的。1958 年，张行恭唯一的儿子张维明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青海医学院工作，陈云在 1953 年还专门见过张维明，张行恭思量再三，写信给陈云希望能调儿子到近一点的地区工作。但是，陈云回信予以婉拒。

张维明回忆说：

后来陈云同志给我父亲回了一封信，信上面写道：这个事情，你真有这个需要，可以通过组织，组织给你调回来就可以，你有这个困难，我不便于直接安排，应该自己有什么要求通过组织安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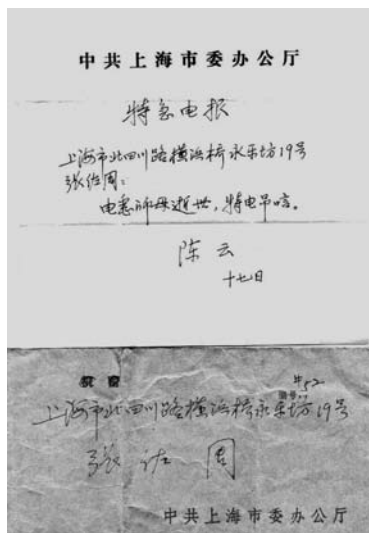
这封回信内容也许在很多人看来有些不近人情，但还是得到了张行恭一家人的理解。

张维明说：“我们觉得他很坚持原则，老师该尊敬要尊敬，该有原则还是要讲原则。所以后来我们就再没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要求，我们就安心地在那儿了。”

张行恭于1964年因病去世，陈云发唁电深表哀痛。不久，师母也因病卧床。陈云得知后，托人到老师家中转达问候。

在张行恭夫妇晚年一直陪伴身边的张禧说：“陈云一直放在心上，我外公去世了以后，我外祖母怎么样，有的时候，逢年过节，也寄一点钱给她作为生活费。对于我的外祖母，陈云称作是师母。”

师母去世后，陈云连夜发出唁电，并以学生的名义送了花圈，为这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师生情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陈云唁电

“商务印书馆是我在那里当过学徒、店员， 也进行过阶级斗争的地方”

1949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期《商务职工》上，刊登了一则题为《欢迎陈云同志来沪》的报道，其中说：

陈云同志是民国十六年以前本馆发行所的职员，是发行所职工会的第一届委员之一，商务第一次的大罢工，他是一个领导人。这次他因公到上海，抽空到发行所来访问老同事。虽然有许多人没有看见他，更有许多人不认得他，但是他每到一个地方，总要到商务去看一看，商务印书馆就像他的第二家庭一样。

此时的上海刚刚解放，商务印书馆以特殊的心情，迎接这位30年前的学徒工，如今已经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同志”。

1949年在上海，陈云会见了商务印书馆工会主席石敏良，还看望了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

陈云对张元济说：“我不久前在东北工作，看到沈阳、长春这两个商务印书馆各方面都很好，请放心！”陈云还邀请张元济从政，为新中国建设贡献力量。张元济十分感动，放弃了他自参加维新变法失败后永不从政的誓言，积极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今非昔比，其实，当年陈云进入商务印书馆可是颇费周折。